

大师馆



洪堡兄弟： 时代的双星

Die Brüder HUMBOLDT

【德】曼弗雷德·盖耶尔 著
Manfred Geier / 赵蕾莲 译



洪堡兄弟：

时代的双星

Die Brüder HUMBOLDT

【德】曼弗雷德·盖耶尔 著
Manfred Geier / 赵蕾莲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8-2016-0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堡兄弟：时代的双星 /（德）盖耶尔（Geier, M.）著；
赵蕾莲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 4
ISBN 978-7-5316-8701-6

I. ①洪… II. ①盖… ②赵… III. ①洪堡, W. (1767~1835) — 传记
②洪堡, Y. (1769~1859) — 传记. IV. ①K835.165.5 ②K835.16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1292号

Author: Manfred Geier
Title: Die Brüder Humboldt
© 2009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洪堡兄弟：时代的双星
HONGBAO XIONGDI: SHIDAI DE SHUANGXING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 者 [德] 曼弗雷德·盖耶尔（Manfred Geier）著
译 者 赵蕾莲 译
责任编辑 宋舒白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张颐武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291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701-6
定 价 58.00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悲哀的少年时代 / 001

如此热爱自然的两个孩子，为什么总是感到备受折磨？

第二章 要有勇气驾驭你自己的理性 / 028

这两个年轻人如何进入柏林启蒙思想家的圈子？他们向这些启蒙思想家学习到了什么？

第三章 迈入世界的第一步 / 049

这两个大学生如何构成其精神？最初的交友如何？

第四章 关于对象本身 / 087

亚历山大和威廉在莱茵河畔旅行中观察和了解到了什么？

第五章 奇怪的事实的目击证人 / 112

洪堡兄弟如何经历法国大革命并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

第六章 每个人都必须为整体发挥作用 / 143

为什么威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亚历山大追踪生命的足迹？

第七章 耶拿的各种社会状况 / 186

洪堡兄弟如何与歌德和席勒交友，并且发展关于整体的古典思想？

第八章 怎样的一种享受啊！ / 223

亚历山大如何最终到达美洲？他在美洲向他的哥哥威廉报道了什么？

第九章 人们必须在世人面前尊重祖国 / 264

为什么威廉·冯·洪堡从政于德国，而亚历山大变得越来越法国化？

第十章 我对所做的事并不后悔 / 318

洪堡兄弟如何能够在老年时享受幸福，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并且撰写他们的毕生著作？

译者后记 / 361

附录 / 366

简写书名 / 366

人名索引 / 367

参考文献 / 385

第一章

悲哀的少年时代

如此热爱自然的两个孩子，为什么总是感到备受折磨？^①

1823年夏天，当来自柏林的科尔劳什(Kohlrausch)枢密顾问夫人和霍恩索伦^②封侯夫人在波西米亚的玛丽亚温泉镇^③结识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时，她们感到非常惊讶。这位74岁的老人看上去比老年肖像画上更英俊，更年轻。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歌德此时正焕发青春，他对19岁少女乌尔里克·冯·莱维佐夫(Ulrike von Levetzow)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个姑娘正和她母亲在玛丽亚温泉镇逗留。当科尔劳什枢密顾问夫人和霍恩索伦封侯夫人想同歌德这位著名的诗人进行谈话时，她们对歌德人生的最后一次恋爱一无所知。歌德少言寡语，他大多时候仅是提醒她们注意，尽量使用变换的语调和充满魅力的语言，诸如：“够奇怪的！”等等。他们还谈及科尔劳什枢密顾问夫人的故乡。可是，当他们谈论共同的熟

* 切口处的方括号数字为原书页码，下同，不再标注。——编者注

① 原书作者在每一章的副标题后面都没有加任何标点符号，译者从汉语表达习惯出发都加了问号。——译者注

② 霍恩索伦(Hohenzollern)，德国封建王侯家族名称，1061年在施瓦本得到官方证实。——译者注

③ 玛丽亚温泉镇(Marienbad)，西波西米亚的城市，1818年被宣布为疗养地，1865年获得城市权利，当时的欧洲王室成员和社会各界名流如歌德、瓦格纳等都喜欢到这里疗养。——译者注

人威廉·冯·洪堡时，歌德突然想起来什么：“哦，是的，我们曾经一起度过愉快的一天。”这时的威廉·冯·洪堡已经于1820年离开国家公职岗位，退隐到柏林附近其家族的特格尔^①宫殿的寂寞中。歌德淡定地评价自己的回忆：“您看，我有时会说漏嘴。”^②然后，他变得严肃起来，中断了谈话。她们发觉，他不愿意被她们提醒，去回忆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在柏林的逗留。抑或歌德在为自己的健忘感到恼火？

歌德并没有意识到，他曾经做了什么。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10]件事。那是1778年5月的事。歌德自1776年起担任枢密公使馆参赞（Geheimer Legationsrat），他被卷入了魏玛宫廷的政治交易中。一次外交使命使他和当时尚年轻的萨克森-魏玛^③的卡尔·奥古斯特^④公爵一起来到普鲁士的首都。这位公爵化名阿勒菲尔德（Ahlefeld）先生，由他青年时期的朋友、侍从官冯·维德尔（von Wedel）和歌德陪同，前往柏林和波茨坦旅行。他们不得不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⑤即“老弗里茨”就萨克森-魏玛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进行谈判，这场战争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一触即发。5月15日，歌德一行人到达了波茨坦。在接下来的一周，柏林没有给歌德

① 特格尔（Tegel），指洪堡家族位于柏林西北部特格尔湖（Tegeler See）北岸的乡间别墅和庄园。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申克尔（Schinkel）将特格尔宫殿改建成具有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译者注

② 卡尔·奥古斯特·凡恩哈根·冯·恩泽（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对彼得·艾克曼与歌德谈话录的评价与补充》（Kommentar und Ergänzungen zu Johann Peter Eckermanns Gespräch mit Goethe），载《作品选集》（Ausgewählte Schriften），第十八卷，莱比锡（Leipzig），1875年，第三版，第344页。

③ 萨克森-魏玛（Sachsen-Weimar）公国，即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Sachsen-Weimar-Eisenach），是德国图林根的几个小国，经1603年、1672年、1680年的划分和1826年的重新划分，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自1877年起名称改为萨克森大公国，占地3610平方公里。——译者注

④ 卡尔·奥古斯特（Carl August, 1758—1815），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爵，截止到1775年，他受母亲监护，1772年起师从维兰德。——译者注

⑤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在位时间是1740—1786年。——译者注

留下什么好印象。熙熙攘攘的人群、马匹、车辆和火炮组成的嘈杂喧闹使他感到不安。他坐在战争的源头，在“这源头面临溢出来的危险时刻”^①。

1778年5月20日的小规模日游活动得以稍微地放松，歌德写下这样的记录：“从柏林出发，10点钟经雪恩豪森^②到特格尔宫殿。经夏洛特堡^③到蔡伦多夫^④。夜里到达波茨坦。”^⑤歌德确实到过特格尔，而几十年后，对威廉·冯·洪堡这个名字的提及才使他想起在这里度过的愉快一天。这是那段小故事的诱因，这段小故事经常被传播，也在无数关于洪堡兄弟的传记中找到固定的位置：说歌德1778年在特格尔拜访过威廉，“然而，威廉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尚不属于贵族阶层。”^⑥尤琉斯·略文贝格（Julius Löwenberg）在其1872年出版的关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三卷本学术著作中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歌德也于1778年5月在柏林逗留期间作为客人拜访过特格尔。优秀的天才引领歌德徒步走出在勃兰登堡省的雅典^⑦的不爽，经雪恩豪森和特格尔前往波茨坦。在特格尔宫殿中，歌德进行午间休憩，他好像被这场所的精神魔力吸引，在这里，威廉和亚历山大当时不过是与他有亲缘关系的男孩儿，分别是11岁和9岁。他们还在歌德的脚 [11]

① 歌德1778年5月24日致信夏洛特·冯·施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夫人，转引自爱丽娜·阿恩霍尔特（Erna Arnhold）：《歌德的柏林关系》（*Goethes Berliner Beziehungen*），哥塔（Gotha），1925年，第3页。

② 雪恩豪森（Schönhausen），现在是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哈维尔贝格（Havelberg）县的一个小镇，位于易北河东岸。——译者注

③ 夏洛特堡（Charlottenburg），柏林市的一个行政区。——译者注

④ 蔡伦多夫（Zehlendorf），柏林西南部的一个行政区。——译者注

⑤ 《歌德日复一日的人生，罗伯特·施泰格尔的一份纪实性编年史》（*Goethes Leben von Tag zu Tag. Eine dokumentarische Chronik von Robert Steiger*），第三卷：1776—1788年，苏黎世和慕尼黑，1983年，第163页。

⑥ 卡尔·奥古斯特·凡恩哈根·冯·恩泽：《对彼得·艾克曼与歌德谈话录的评价与补充》，载《作品选集》第十八卷，莱比锡，1875年，第三版，第344页。

⑦ 勃兰登堡省的雅典（märkisches Athen），在此比喻“柏林”。——译者注

下玩耍。”^①人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们偶尔也会“说漏嘴”并且任其想象天马行空地纵横驰骋。

老年歌德在其玛丽亚温泉镇的简短谈话中提起他前往柏林和特格尔的旅行时提到了洪堡这个名字，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洪堡兄弟毕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从他们1794年在耶拿开始的那些相遇和谈话以来。歌德用神话的方式暗指洪堡兄弟像不朽的双胞胎卡斯托耳和波卢克斯^②，在歌德看来，洪堡兄弟作为“永不离散的一对朋友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熠熠生辉”。^③亚历山大的自然研究范围广泛，这些研究也经常推动歌德的自然科学研究著述的诞生，威廉进行美学和文学领域的反思，也对他有启迪。

然而，1778年5月没有任何关于歌德与洪堡兄弟愉快会面属实的报道，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存在。歌德本人让此事成为不确定：即他在对话里说的“我们”是指谁。他曾和魏玛公爵到过特格尔吗？而且，他为什么在5月23日进行了前往特格尔的郊游？对此人们并不知晓。或许歌德读过弗里德里希·尼考莱^④的通俗的读物《对皇家官邸城市柏林和波茨坦的描述》，从而得知，小村子特格尔也属于周边地

① 尤琉斯·略文贝格(Julius Löwenberg)，见：卡尔·布鲁恩斯(Karl Bruhens)：《亚历山大·冯·洪堡，一部科学传记》(*Alexander von Humboldt. Eine 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第一卷，莱比锡，1872年；库尔特-莱因哈特·比尔曼(Kurt-Reinhard Biermann)：《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莱比锡，1983年；汉诺·贝克(Hanno Beck)：《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第一卷，威斯巴登(Wiesbaden)，1959年。

② 双胞胎卡斯托耳(Castor)和波卢克斯(Pollux，希腊神话中称为波吕丢刻斯)，古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同母(丽达)异父(宙斯与斯巴达国王)兄弟，他们构成狄俄斯库里(Diosculi)，兄弟二人非常友爱，有解救海伦、参加阿尔戈英雄取金羊毛的远征、同阿法柔斯之子战斗三大奇功。——译者注

③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形态学著作》(*Morphologische Schriften*)，载《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列奥伯尔蒂娜版)(*Die Schriften zur Naturwissenschaft, Leopoldina-Ausgabe*)，第九卷，魏玛，1954年，第179页。

④ 弗里德里希·尼考莱(Friedrich Nicolai, 1733—1811)，德国作家和出版商，其尼考莱书店成为柏林启蒙运动的核心与组织者。——译者注

区的名胜古迹。在一个狭长而不是很宽的哈维尔河(Havel)支流的水系旁,这个小地方归雪恩豪森管辖,在这水系旁就有一座小宫殿,带一个“漂亮的花园和葡萄山,其地理位置是很诱人的。在森林覆盖的连绵起伏的山坡旁,人们可以散步,在许多地方掠过特格尔湖眺望施潘陶^①和相邻的地方”。^②特格尔森林以树木著称,在该森林中,林木顾问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布尔格斯多尔夫(Friedrich August von Burgsdorf)不仅设计规划了本地植被的树木,还尝试在 [12] 勃兰登堡边境的沙地上培育主要来自北美的树木。对于歌德而言,这些可能是很有诱惑力的,歌德自从春天以来一直在忙于重新规划魏玛风景花园“施特恩”(Stern)和提夫尔特公园(Tiefurter Park),或许在处于激昂和动荡中的城门外。在特格尔这个弹丸之地还真有些可看的地方,有某种歌德可以利用的东西。但是,歌德也可能是看了尼考莱的书后被吸引到特格尔,人们可以在一家名为“新罐”的好酒馆美美地享受美酒佳肴,“因此,经常有人从柏林乘坐马车前往此处。餐食必须事先预订。”^③

歌德断言:“中午吃饭。”他没有提及“洪堡”这个姓。他是上午10点钟动身的,不久就把奥拉尼堡^④城门甩在后面,然后行驶在西北方向很难走的、深深的沙质的路上,这条路使人和牲畜只能缓慢前

① 施潘陶(Spandao),德国柏林西部的一个行政区,位于施普雷河流入哈维尔河的入口处。——译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尼考莱(Friedrich Nicolai)的《对皇家官邸城市柏林和波茨坦的描述》(*Beschreibung der königlichen Residenzstädte Berlin und Potsdam*),转引自保尔·奥尔特温·拉沃(Paul Ortwin Rave):《威廉·冯·洪堡和在特格尔附近的宫殿》(*Wilhelm von Humboldt und das Schloß zu Tegel*),柏林,1956年,第二版,第6页。

③ 同上,第5页。

④ 奥拉尼堡(Oranienburg),德国勃兰登堡内的县城,位于哈维尔和奥德河与哈维尔河运河旁。——译者注

行。柏林周围的沙子造成尘土飞扬。他自称跨过了庞口小溪^①，然后穿过广阔的冷杉树和松树相间的森林，当时人们还称这种森林为“荒原”，穿越永福尔(Jungfer)荒原，海灵塞(Heilingsee)和施潘陶的城市荒原。哈维尔河长而宽的出口就像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他面前延伸开来。哈维尔河有许多岛，还有一片草地，一条小溪穿越这片草地蜿蜒流淌，这条小溪驱动一个风车，一个当磨合锯使用的风车。小特格尔就位于这条小溪的一侧，在小溪的另一侧，人们可以看到森林边缘处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小宫殿”。

对特格尔小宫殿的文字描述和绘画给我们展现出一幅画面，洪堡兄弟在这个地方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时代的大多时光。一个通往旧建筑群布满荫翳的通道从小溪处惬意地延伸过来，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一座坚固的塔状建筑，一座长方形的二层住房以及一个当厨房和仓库等使用的侧楼与这个塔状建筑连接。属于这座建筑的还有一个农用的庭院。一个用吊桶打水的汲水井满足了用水需求，仓库存放着圈养牲畜的饲料，葡萄种植人员用的房子位于旁边，他们负责打理附近围栏山丘上种植的葡萄。这里的土壤是沙质的，但人们还是可以享受品尝特格尔葡萄酒的乐趣，尽管这种葡萄酒据说应该是一种“有些粗糙，并不绵润的餐桌饮品”^②。

自从1776年以来，这个庄园和宫殿属于洪堡家族。洪堡一家在夏日里尤其喜欢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逗留，而在冬季，他们偏爱在柏林居住。因为当时11岁的威廉和比他小两岁的亚历山大不太可能于1778年5月20日在歌德脚旁玩耍，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

① 庞口(Panko)小溪，又称庞克(Panke)河，是柏林施普雷河的支流，随着柏林的扩大，越来越成为排污渠道。——译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尼考莱：《对皇家官邸城市柏林和波茨坦的描述》，第15页。

喜欢逗留的主要原因是特格尔的自然环境。

威廉·冯·洪堡向未婚妻卡洛琳娜·冯·达赫略敦(Caroline von Dacheröden)描绘了特格尔的优美风景,向她介绍当地一幅伴随他成长的画面,同时也向她揭示了此地好山好水对他性格塑造的深刻影响,对于他的成长而言,自然从一开始就起重要作用。1790年5月8日,他在柏林给他亲爱的未婚妻“丽”^①写信说,“特格尔非常优美”,“这个地区实际上有些浪漫特色,这里是如此宁静。我自幼就生活在这里,每当看到这美景,我就被无数回忆打动。我经常站在葡萄山上俯瞰田野、草坪、湖泊及其零星分布的岛屿”。(Br.I,144)小山丘当时在他看来就像高山,那个湖就像大海一样。他被吸引到这个地区,这里的魔力深深地打动他。几天之后,他从特格尔给恋人写信,向她描绘,这种奇妙的、难以言说的情感如何征服了他。他看到了“山坡、峡谷,在我童年时,就向我奉献了如此美妙的快乐。在青春萌动的时光,我是多么依恋这湖泊,掠过原野和森林,想象着越来越远的地方。这风景成为我内心永恒的景致,是我成就一番事业的勇气和兴致的动力之源泉”。(Br.I,460) [14]

在威廉·冯·洪堡稍后的几年里,人们很少再能感受到这种与最早的童年回忆相联系的青年时代的乐趣。他对于一番大事业的热切盼望和对远方的遐想被多愁善感的寂寞的倾向所取代。然而,与其青年时代的愿望相反的是,他在从1820年到1835年的人生最后15年内退隐到特格尔,特格尔成为他喜爱的地方,喜爱程度胜过一切。就好像他想要重新找到青春时代的自然之美以及由此产生的快乐一样。他和妻子返回了乡间,他在30年前就优雅地向她勾勒了这

① “丽”(Li)是威廉对其未婚妻卡洛琳娜的昵称。——译者注

幅画面。

他把一大堆信札放到老年时期的女友眼前。1822年7月10日，他致信夏洛特·狄德(Charlotte Diede)时说：“我非常爱特格尔”^①。此时他正请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②把那座带四角厚重塔的、简约的旧房子改建成古典主义的、线条清晰的楼房，这座楼房魅力仍在。这样一来，不仅使得希腊的精神被注入这边境省份的风景中，而且房子的主人最终也找到了安适的归宿——他童年时代对自然的喜爱、幸福地生活过的地方。他致信朋友时赞美这个地方是柏林周围最美的地区。广阔森林覆盖的寂静的山丘，站在山丘上可以眺望许多小岛的湖泊，还有这座房子，房子周围绿树掩映，高大的树木苍劲挺拔，“我在童年时看到的这些高大树木，现在仍然伴随我成长。”^③这一切使他快乐得像一个孩子似的，他仿佛返老还童了。那些树木还让他如此痴迷。树木在房子的周围形成宽大的树荫，环绕着这座房子，组成一个彩色的扇形，这是他1824年秋天致信夏洛特·狄德时写下的句子。在花园和葡萄山上有果树。花园是个茂密而阴暗的灌木丛，湖泊被森林环绕。“我对树木怀有一种特殊的爱，不愿意让人拿走一棵，甚至都不允许人们把任何一棵树移到别处。……在这些树木中蕴藏着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令人仰慕的精神气质，它们的根部被局限在土地上，但却如此坚定挺拔，蓬勃舒展的枝叶伸向无限的空间。我所了解的大自然中，几乎没有如此这般让人敬仰且有象征意义的植物了。”^④

①《威廉·冯·洪堡致信一位女友》(Wilhelm von Humboldts Briefe an eine Freundin)第一卷，阿尔贝特·莱茨曼(Albert Leitzmann)主编，莱比锡，1910年，第46页。

②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德国柏林著名的古典主义建筑设计大师。——译者注

③《威廉·冯·洪堡致信一位女友》，第46页。

④同上，第145页。

在威廉的弟弟亚历山大的思想和情感中，特格尔迷人的风景也留下持久的印记。威廉在童年期间与他弟弟从未分开过。就像威廉向他的新娘描绘的那样，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津津乐道地向他青年时的朋友卡尔·弗莱耶斯雷本(Carl Freiesleben)描绘这里的自然风光。他向朋友勾勒出一幅童年的画面，同时让朋友了解他的性格特征。亚历山大想象着，自己与卡尔的共同生活一定是未来回忆的最大乐趣。1792年6月5日，亚历山大向卡尔讲述自己周末在特格尔拜访母亲的事。他从柏林出发，经过遥远的路途来到这座小宫殿。“沙子路面很可怕，但穿越一片茂密的森林”，他来到那座绵延很长的湖，湖泊被一座座植被茂盛的美丽小岛切断。“山丘上长满葡萄藤，我们称山丘为大山，有国外品种笔直高大的树木、房子周围的绿草地，还可以眺望风景如画的湖岸那赏心悦目的景色，这一切使得这个地方成为该地区最有魅力的地方。”(Jbr.,192)与他哥哥一样，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没有忘记提及，大自然不仅向他提供了极度的快乐，而且大自然还有助于其精神的发展，大自然启发了他的思想，使他把认知兴趣转移到对大自然的研究上。

洪堡兄弟几乎用同样的话语回忆了迷人的、妩媚的、有魔力的、浪漫的、美丽的大自然给他们带来的享受。他们不仅彼此分享了这种感受，而且两人都同样经历了接下来令人称奇的转折。因为 [16] 兄弟两人都充满戏剧性地颠覆了自然的田园风光给予他们的厚爱，反而将它视为早年岁月的灾难。亚历山大·冯·洪堡向他的朋友弗莱耶斯雷本描绘风景如画的特格尔时，使得朋友非常惊讶：恰恰是这个地方，只要他来这里，就触景生情，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忧伤和悲哀：“在特格尔，我度过悲哀的人生的绝大部分，在那些爱我、希望我过得好的人中间，我与这些人在情感上从来没有相遇过，我的身

心一直处在沉重的强制和寂寞中，在被迫经常扭曲和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的状况中。而现在，我自由而不受干扰地生活在这里，我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这迷人的、妩媚的大自然的享受中，现在，那些令我反感的印象、那些儿时的记忆，几乎每件没有生命的事物都会使我的回忆变得生动鲜活起来。”（Jbr.192）

寂寞、扭曲和强制：威廉·冯·洪堡用类似的话描述了那种悲哀的情绪，他童年时忍受了悲哀的情绪带来的痛苦。他向亲爱的卡洛琳娜勾勒出一幅共同的、幸福的未来画面，他告诉她，他的童年“荒芜而没有快乐”（Br.I,39）地凋谢而去。他向未婚妻描绘了充满快乐的属于他们的天空。他把青年时代描绘得越黑暗，就把他们未来共同的天空想象得越熠熠生辉：“我曾有过如此悲哀的少年时代。人们折磨我；我身边没有任何对我有意义的人，但是，当我想象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无法与这个人交往。”（Br.I,134）对自然的喜爱，自然让他的目光徜徉在旷野和远方；他忍受着生活方式的苦楚，这种生活方式限制了他，并且把他驱赶进备受折磨的寂寞中。为了能够理解这种反差，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人身上：他们在洪堡兄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扮演了主要角色。

父亲。洪堡兄弟的父亲亚历山大·格奥尔格·冯·洪堡（Alexander Georg von Humboldt）1720年出生于波莫瑞省^①的萨门茨（Zamenz）。他
[17] 16岁时参军，作为轻骑兵军官参加了三场西里西亚战争^②。在持续7年的最后一场战争中，他没有能够战斗到最后。由于伤势很重，这位皇

① 波莫瑞省（Pommern），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的省份。——译者注

② 西里西亚战争（Schlesische Kriege），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与奥地利为争夺西里西亚进行的三次战争。分别发生在1740—1742年，1744—1745年和1756—1763年。这是奥地利联合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对抗普鲁士进行的战争，旨在夺回西里西亚，同时也指英法之间的海上与殖民地战争。——译者注

家普鲁士上校不得不于1761年离开战事。但是因为他在7年战争中赢得了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信任，他3年后被任命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国的伊丽莎白公主(Elisabeth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①的侍卫长，她是普鲁士王位继承人即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②的夫人。他在侍卫长这个位置上没有做太久。1769年春，他被调离波茨坦的王储宫廷中侍卫长这个位置，这是在王子和公主的婚姻失败之后。在这次婚姻灾难之后，冯·洪堡上校没有了任何公职，彻底退隐，全身心地投入到关心家庭、打理可观的财产的个人生活中。1766年，已经46岁的他娶了比他年轻21岁的妻子，她把特格尔宫和其他重要的地产作为嫁妆带到婚姻中。

在介绍威廉·冯·洪堡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母亲之前，我们再简短地、从家庭谱系的角度指明他们的父亲的家族史，重构这段家族史，为人们提供了这段历史的可信度。它一直追溯到16世纪^③。值得注意的是，洪堡(Humboldt,也写成Humpolt或者Homboldt)家族不仅最初源自德国东部的波莫瑞，在一个延伸很广的亲缘网中与法国和瑞典的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对于该家族的社会地位来说很重要的是：他们不属于普鲁士古老的容克贵族阶层。他们是市民，作为手工业者、贴身保镖、市长、公职书记员、宫廷顾问和公使馆参赞兢兢业业并获得成功。虽然有些洪堡家族成员作为军官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效力，但是，汉斯·保尔·洪堡(Hans

①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国(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现在位于德国的下萨克森州，在德国分裂成300多个封建邦国时，沃尔芬比特尔侯国(Fürstentum)发展成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国(Herzogtum)。——译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的侄子，在位时间为1786—1797年。——译者注

③ 《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兄弟的家谱》(Ahnentafel der Brüder Wilhelm u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由海因里希·冯·玛森巴赫男爵(Heinrich Freiherr von Massenbach)整理，莱比锡，1942年。

Paul Humboldt)于1738年才请求并获得“极其尊贵的、强大的国王和最仁慈的主子”^①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②赏赐的世袭贵族称号，汉斯·保尔·洪堡当时作为普鲁士皇家上尉效力，是波莫瑞蔡伯林庄园(Gut Zebelin)的主人。他就是亚历山大·格奥尔格·冯·洪堡上校的父亲，他现在虽然享有贵族“冯”的特权，但并不受普鲁士古老的国家贵族等级这一传统统治束缚。

亚历山大·格奥尔格享有朝廷的信任。即便在他不再为宫廷效力之后，他仍然属于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亲密圈子。人们说，假如他经历了王位的更迭，他会在国王手下任大臣的。他并不是一个头脑狭隘、目光短浅的廷臣，而是对许多领域感兴趣的人物，他坦诚地接受启蒙的新思想。在留存下来的、罕见的一幅他的肖像画中，他以明亮而警觉的双眼盯着看画者，嘴角也露出轻松而愉快的微笑。人们称赞他是一位有理智和品位的人。“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在交往中都了解到，他是这样一种人，因此非常尊重他。他还是一个很喜欢交友的人，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因此每个人对他的死亡都很惋惜，他于1779年1月6日去世，享年59岁。”^③他把小特格尔宫周围修葺成一个充满魅力的景致，来特格尔宫拜访他的人都赞扬他轻松活跃的闲聊、可亲的个性、开明的自由意识及其作为人的乐天性格，这一切的赞美构成了

① 卡尔·布鲁恩：《亚历山大·冯·洪堡，一部科学传记》第一卷，第11页，其他详细信息同P.4脚注①。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 1688—1740)是普鲁士国王，在位时间为1713—1740年，他为普鲁士上升为欧洲强国创造了前提。——译者注

③ 安东·弗里德里希·比兴(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对1779年从柏林经特格尔到基里茨一次七天旅行的报道”(Bericht einer siebentätigen Reise im Jahr 1779 von Berlin über Tegel nach Kyritz)。转引自鲁道夫·弗雷泽(Rudolf Freese)：《威廉·冯·洪堡，其生平与影响，在信札、日记及其时代的纪实中描述》(Wilhelm von Humboldt. Sein Leben und Wirken, dargestellt in Briefen, Tagebüchern und Dokumenten seiner Zeit)，柏林，1955年，第29页。